

# 江枫被白鸥狠狠地赶出门外

完

纯真爱情



袁养和 余慧君 著

## [内容简介]

江城大学社会学院年轻的院长江枫立志找回童年时代因自己的疏忽而失踪的妹妹。经过千百次苦苦寻找,江枫发现,妹妹可能就是他的同窗师弟赵璧辉的爱人白鸥。然而,白鸥结婚才两年就被丈夫莫名其妙地抛弃了。白鸥先是决定自杀,后来又买了把匕首,要与负心的丈夫同归于尽。为了阻止流血事件的发生,江枫对白鸥倾注了满腔温暖的情爱。而渴望爱情的白鸥却对江枫产生了深深的感激和迷恋。爱情与亲情的碰撞、伦理与性爱的拼搏,波澜起伏,惊心动魄……

## [上期回顾]

江枫和白鸥一起去游泳,发现白鸥腿上并没有他妹妹腿上的那块胎记。而白鸥在林荫的房间里,发现了江枫和林荫的亲密合影,倍受打击。

白鸥已经记不清她是怎么走回家的了。回到家里,她既不吃,也不喝,连电灯也不开,就在黑暗中,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发呆。

她翻来覆去拿自己与林荫做比较,她要给自己增强信心,看有没有转机的可能,但她越比越气馁,越比越灰心。林荫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学生,将来还可以考硕士、博士,当教授,做专家。而她中学毕业后只上了两年气象培训班,连个正规的中专生也算不上。林荫是个冰清玉洁的黄花闺女,而她是个被人遗弃的“二锅头”。光凭这一点,林荫就占了绝对的优势。何况,林荫的爸爸是江枫的恩师,林荫老早就爱上了江枫,他们的感情是有基础的。而她与江枫算什么呢?他们在一起才两三个月。谁知道江枫找她,是安的什么心!他是吃着碗里望着锅里!他根本不是爱他,也不是同情她,而是在玩弄她!

她再也憋不住了。她打开灯,先给江枫家里挂电话,没有人接;再给他打手机,他还是不接。她泪如泉涌,伤心至极。终于一头扑在枕头上,嚎啕大哭起来。

突然,手机响了。电话是江枫打来的,他的声音在她听来是那么陌生、那么恶心!他说他刚才在学校食堂宴请了一批来校取经的兄弟院校的客人,到现在才结束,因为忘记带手机,回到家里才知道她打来那么多电话。他问她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她哭着冲口就骂:“你这个骗子,俺饶不了你!”

“你说什么?谁是骗子?到底出什么事了?”江枫愣住了。白鸥不睬他,搁了电话,重又哭起来。接着她把手机也关了。

三分钟后,外面传来紧急的敲门声。她知道是江枫找上门来了。她故

意慢吞吞地去开门。门一开,就有一股酒气扑面而来。看样子他喝多了。

“快告诉我,到底出什么事了?”还没坐下,他便急不可耐地问。

“俺问你,你既然老早就爱上了你的学生,你怎么好意思再来找俺?”她拼命克制自己,说话尽可能用温和的语气。

“你说什么?”江枫一下子蒙了。“别再装糊涂了,你自己干的事你自己不知道?”白鸥跳起来,指着他的鼻子,步步进逼。

“我真的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他哭丧着脸,一脸委屈。

“那俺问你,你同林荫头靠头、手拉手,在农村一块儿拍照,是怎么回事?”“哦,你是看到那照片了?”江枫不禁哑然失笑了,“你是在哪儿看到的?”他想尽量把这件事说得轻描淡写。

“这就别问了,俺只问你有没有这回事?”“那是林荫硬拉着我拍的,在这之前,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放屁!她绑架你啦?她把刀子架在你脖子上啦?你们笑得那么亲密,那么自然,比夫妻还要夫妻,比情人还要情人,还说是硬逼着你拍的!这骗人的鬼话,连三岁的孩子也不会相信!”

听白鸥这么一说,江枫突然感到问题没那么简单了。当时被林荫硬拉着,他无法违拗,只好顺水推舟,违心地就范。唉,谁知道无巧不巧,偏偏被白鸥看到了!现在,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他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他满脸沮丧,后悔不已。

“好,现在俺再次问你,既然你们早就相爱了,为什么你还要来找俺?”白鸥脸色严峻,厉声喝问。

“话不能这么说。”江枫望着白鸥激动得绯红的脸,努力控制自己的感情,心平气和地说,“说心里

话,我对这位聪明能干、热情大方的小师妹一向是很尊重的,因为是师生关系,我们的来往确实不少,但是我从来没有往爱情上考虑。”

“这么说来,你从来没有爱过她?”他点点头。“没有?哼,你好意思说没有?”白鸥冷笑道,“那俺问你,你没有爱她,就能跟她头靠头、手拉手地在一起照相?你没有爱她,就可以把日记全部交给她?你没有爱她,她就会跟你上天堂下地狱?她一个响当当的大学生、一个标标准的黄花闺女,要才有才,要貌有貌,要家底有家底,你居然会不爱她?哈哈,这鬼话,有谁相信!”

“这完全是一场误会,是一场误会。”江枫手足无措,拼命推她,劝她,“过些日子,等你冷静下来了,我会向你好好解释的。”

“你给俺滚!俺再也不会相信你!”……

整个晚上,江枫几乎一直是迷迷糊糊地做着同一个梦。他梦见无穷无尽的绿色,从嫩绿到浅绿、草绿、深绿,直至墨绿。原野上有无数美丽的少女。她们中间,有一位特别美丽的姑娘,有一双漂亮的杏仁眼,还有一对迷人的酒窝,她就是她们的领队。她们身手不凡,变化无穷,一忽儿变成荷花,一忽儿变成荷叶,一忽儿又变成了在荷花和荷叶间亭亭而立的莲蓬,只有那位有酒窝的姑娘没有变,她笑盈盈地向他走来……

从睡梦中醒来已是深夜三点多钟,他再也睡不着了。离天亮还有三个钟头呢,他觉得很有必要对自己的感情生活做一次清理。他要在白鸥和林荫之间做一次认真的选择。这些天来,这个问题至少纠缠他几十次了,每次的抉择都是白鸥占了上风。在这之前,白鸥是作为他的亲

妹妹的疑似者进入他的生活的,而现在,白鸥是他妹妹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她和林荫已经站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白鸥文化水平并不高,其专业也不对口。其实,他们并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在事业上,她无法帮助他。她也许并不能成为他的贤内助。而且,她个性太强,脾气也不好,她原始般的野性会对人构成莫大的威胁。然而,不知为什么,他对她是那样着迷,那样疯狂,以至于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她的身上分明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她清澈的大眼、健美的身姿、性感的体魄,让他百看不厌,看了还想看,每看一遍,总有一种新的风韵、新的美感。尽管他们学历不同,职业各异,话说不到一块去,但他却死心塌地愿意与她相伴,哪怕一天二十四小时时时刻刻粘在她的身边,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与她厮守在一起,他也不会厌倦。

爱情,就是“感情用事”;爱情,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西施面前出情人”!

循着这思路,他忍不住又往深处思量。他想,一部小说,对于它的读者来说,为什么不能既像“纯文学”那样高雅脱俗,又像“畅销书”那样引人入胜呢?一个女人,对于她的丈夫来说,为什么不能既是天使般忠贞贤惠的妻子,又是妖精般魅力无穷的情人呢?

天使加妖精,可敬又可爱,何等的令人痴迷啊!白鸥不就是这样的女人吗?

思前想后,翻来覆去,最后的选择,还是白鸥占了上风。但是,白鸥如今已是从他手里飞走的风筝,他只能仰着头,远远地看她了。他有本事把她抓回来吗?

# 杜贺得到一个管理宾馆的肥差

2

官场小说



丁志阔 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杜贺和李明博是大学同学,上学的时候两个人的关系就十分要好。杜贺在交通局任财务处长,工作之余为了和领导拉近关系,总喜欢玩两把,一来二去就上了瘾,渐渐成为赌桌上的常客。他擅长打麻将,善于迎合领导的喜好,逐渐成为局里一人之下的实权派,可以说是官运亨通,财色双收。身为监察局长的李明博几次劝杜贺要悬崖勒马,但杜贺就是听不进去。当杜贺通过牌局,将官职、金钱、美色逐渐收入囊中之时,危机也悄然逼近……

## [上期回顾]

杜贺和三位官比他大的局长打麻将,正在输钱时,一群警察闯了进来,来抓赌。幸好其中一位局长和公安局长认识,才免去被抓的尴尬。

杜贺到家的时候,妻子孙小婉还没有睡,她披着睡衣走了出来,柔声问:“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杜贺应酬了一整天,感觉十分疲倦,有气无力地回答:“陪李局长打了一会牌,然后又去洗桑拿了。”孙小婉上前接过杜贺换下来的衣服,有些不满地说:“你们这些当领导的可真是神仙,吃、喝、赌都占尽了,就差嫖了?”杜贺瞪了孙小婉一眼,对她的话十分不满,心想你以为那是多么轻巧的一份活儿呢,殊不知我陪领导有多累。但杜贺没有反驳她。

孙小婉看杜贺半天没有说话,以为杜贺默认了她的想法,心头更加不快,问:“怎么不说话,该不是已经嫖了吧,我可听说现在桑拿浴什么服务项目都有……”杜贺终于忍不住了,粗暴地打断了孙小婉的话:“你还有完没完,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还没有沦落到要去嫖的地步,如果我真想嫖,一定会告诉你,用不着你这么操心。”杜贺发火的样子很凶,恨不得要将孙小婉吃掉似的。

孙小婉觉得很委屈,眼泪含在眼圈里,摔上房门进了卧室。杜贺看着孙小婉的身影,忽然觉得心里有些失落。其实妻子有些牢骚也可以理解,毕竟自己白天晚上地应酬,陪她的时间太少了。于是又去赔礼道歉哄她……

第二天是个周末,杜贺躺在被窝里想多睡一会儿,却被儿子杜小飞揪着耳朵弄醒了。这时孙小婉又提醒他:“哦,对了,刚才明博打电话过来,说中午你们班有个同学结婚,让你别忘了跟他一起去参加婚礼。”

杜贺原本不想去参加这个婚礼,但一想到李明博也去,就想趁着这个机会跟李明博聚聚。李明博是杜贺的大学同学,在市委组织部工作,刚刚升任市直干部处处长,主管全市干部的任免工作。

杜贺和李明博不是一天两天的朋友了,两个人在大学读书时关系就不一般,那时他们住上下铺,几乎每天形影不离。李明博是一个贫穷农村家庭的孩子,上大学那会儿,他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而杜贺的家庭条件却相对富裕,父亲是江城市书法家协会的会长,写得一手好字。正因为这样,杜贺也没少资助李明博,不但经常借钱给他花,偶尔还会为他改善一下伙食。年轻人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李明博也嘴馋,每每吃着杜贺从家里带来的好东西,就觉得杜贺对他的恩情永远都不能忘记。

杜贺和李明博要去参加的这个婚礼的主人公叫彭富贵,也是杜贺和李明博的大学同学。大学毕业后,彭富贵就下海经商,经营着父亲遗留下来的产业,现在已是亿万身家,在江城市也算是一个风云人物。

婚礼庆典结束后,杜贺提议要找个地方和李明博打麻将,但李明博却不同意。李明博很厌恶赌博,因为赌博,父亲将家里输得倾家荡产,母亲含辛茹苦地把他养大,后来因为劳累过度,还没等他参加工作就过早离世了。自那时起,李明博就发誓这辈子决不赌博。而杜贺则不一样,他生性好赌,在大学时就跟系里几个有同样爱好的同学打扑克赢饭票。

李明博说:“难得你有这样的闲情逸致,要不咱们换一个场合吧,喝点酒,聊聊天,怎么样?”杜贺觉得这个建议也不错,便点点头,两个人跟大伙打了声招呼,一同离开,找了个环境不错的烧烤店,开始喝了起来。

闲聊了一会儿,杜贺看似不经意地将话题转向了正题:“对了,你现在已经被提拔为处长了,以后在组织部有什么打算啊?”

李明博说:“我能有什么打算,走一步看一步呗。不瞒你说啊,我这

辈子心态摆得很正,不求大富大贵,只要平安、健康就好。”杜贺有些诧异:“真的,你就不想升官发财?”

李明博认真回答说:“当然这么想,你以为我在唱高调啊。当然了,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物质能宽裕一些,事业能顺畅一些,更好。”

杜贺笑了笑,说:“我觉得你这些年一点都没变,还像上学时那样老实本分。我要劝你,不要太死心眼了。官场不比学校,复杂得很。我认为现在的官场和赌场没什么两样,说白了就是一种赌。赌场赌的是金钱,官场赌的是前程。只要你赌得准,敢下注,就会有丰厚的回报!”

李明博对杜贺的这番官场哲学虽然不能苟同,但也认为或多或少有些道理。他微微一笑说:“你可能有你的处世准则,但我不一样,还是想顺其自然。”

杜贺说:“亏你还在组织部门,这么方便的条件都不利用,你要是想当官就算了,但是有什么提拔的机会,可别忘了提醒我啊,你在组织部主管干部工作,消息肯定比我灵通。”李明博白了杜贺一眼说:“这话还用你说,真有这样的机会,我还能不告诉你?起码会帮你出出主意。”有了李明博这句话,杜贺的心里有了底。这顿酒喝得很高兴,两个人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年前,那时候他们充满了青春和激情……

星期一早上,杜贺一到单位就听到了一个让他振奋的好消息,李局长找他谈话说,打算把由办公室负责的交通宾馆全权交由杜贺所在的财务处负责,杜贺则兼任宾馆的总经理。兼任宾馆总经理的事情对杜贺来说纯属意外收获,那宾馆总经理一职其实是肥差,不说手里掌管着数千万资产几十号人,就是每年宾馆流动的资金就有上千万。

杜贺的原则是,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得漂亮。他左思右想,决定要把宾馆彻底改造一下。他先是对宾馆进行了停业装修,反正自己是财务处长,有掌管钱财这个便利条件,一切都按照最好的标准执行。为了加强对宾馆的管理,杜贺利用关系四处挖人,以重金把一个叫肖丽的高级酒店管理人才挖来当领班经理。

为了确保公安、税务、卫生防疫等部门不再来找麻烦,杜贺又专门请这些部门的头头脑脑吃了一顿饭。饭后他也没有忘记给这些部门的主要领导挨个打点一番,该给红包的给红包,该送礼的送礼,争取做到万无一失。当所有的一切都安排妥当后,杜贺又争取领导的意见,择良辰吉日重新对外开放营业。

宾馆重新开业后,李局长成了这里的常客,每天中午的时候,他都利用午休时间来宾馆睡一觉。当然,每逢周末没事的时候,李局长也免不了约上几个要好的朋友来宾馆娱乐一番。

每当这时,杜贺即便不上场,也尽量在旁边伺候,给领导们备足水果饮料,安排好午餐或晚餐。有时候实在凑不上手,杜贺也会上场,陪领导们玩一会儿,但是那麻将牌打得就很有技巧了,不能赢的时候坚决不赢,当然也不能输得很难看,就是输也要讲究策略,绝不能让大家看出你是故意在输。

正因为杜贺在牌桌上的尺度拿捏得恰到好处,李局长才对他赏识有加,每每让他上场陪着玩。杜贺也从中总结出了一条经验,那就是,要想成为领导的心腹,必须先挤进领导的牌局。

这一天,杜贺正在办公室里处理一些事情,忽然接到了肖丽的电话:“杜处长,您能过来一下吗,我有件事情想跟您汇报。”